

# 張大千傳

(四四)

——虬髯客的鄉愁



／王家誠



圖一 大千、雯波遊日本宮島攝影

位在日本本州西部瀨戶內海的宮島，是大千一行要觀光的最後一處絕景。從很遠的地方，就可以看到聳立水中的紅色鳥居，宮島神社前面海濱，有一列卍字形紅色欄干的長廊，亞字形的橋樑。漲潮時，禪房處處可以聽到潮音，廊下波光激盪，和鳥居前後輝映，極為美麗。

宮島又稱「巖島」，環島一周不過三十公里左右，景色清幽。一茶苑中，有株「御愛松」，壽逾百齡，高僅齊眉，使大千愛不忍去。神社園裡，長臂猿抱著幼猿在高樹上爭食松果，時而騰空飛躍。群鹿悠遊啃食藥苗，毫不避人。他在〈巖島神社〉寫：

「三景從知此最優，呦呦鹿逐旅人游，莫言海上神仙遠，朱箔江關水上浮。」（註一）

除了紅廊觀潮，他也和雯波並立海濱，以鳥居為背景攝影留念（圖一）。

對此游心滿意足的大千，回到偕樂園後，就對三景的整體印象，憶寫成一幅長卷，上題：

「天橋天外立中天，宮島幽奇松島妍，看過蓬萊三絕景，與君俱是地行仙。」——既還江戶寫三景於一卷贈禹靈並媵小詩二首（其一）（註二）

綜觀大千長達三個月的偕樂園假期，有妻子和年輕的侍兒左右陪侍、觀賞不盡的奇花異卉、遍游日本三絕勝景、濃濃的友情，再加上精緻的佳餚，難怪詩中自比為「地行仙」。其間還有一件讓他既感動又感激的是，農曆四月一日，嶺梅特地從香港來日本，祝賀他六十四歲生日。大千興起，為作《江行攬勝》圖。懸崖垂瀑，江中兩帆並進；近岸溪流拱橋，峭壁下面，樹木蒼鬱，異常幽靜。上題：

「壬寅四月養病橫濱偕樂園，適逢六十四歲生日，梅弟遠來存問，剪燭劇談，乘興為此，視予豪氣猶昔否？爰。」（圖二）

朝鮮歌伎春娘在時，大千詩中隱約把春娘比作慧眼識英雄的紅拂女（張一妹），自比為風塵三俠中的虬髯客。

唐傳奇中的虬髯客，結識李靖和紅拂女後，因與李世民相會；見到這位太原守將之子的氣宇及言談，堪為掃平亂局，安定生民的真命天子；於是打消了逐鹿中原的夙志，免去一場龍戰於野的生靈塗炭。他把豪宅、巨大的家財和奴僕，全部贈給李靖和紅拂女，囑他們用以輔佐明主，早致太平。而他則遠離中土，到東南數千里外去開疆闢土。相約：



圖二 大千為特地由港至日，祝他六四誕辰的高嶺梅作《江行攬勝》圖



圖三 大千畫〈櫻桃芭蕉〉

酒東南相賀。」  
虬髯客說完與妻子和一奴僕乘馬遽去。

唐太宗貞觀十年，官拜左僕射平章事的李靖得報：有人率海船千艘，甲兵

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李靖心知虬髯客大事已定，趕緊和紅拂女盛服瀝酒，向扶餘國方向祝拜。

題：  
民國五十一年，大千突然在畫上

「放游海國滄溟外，雲白山青卜此居，爲報西京張一妹，阿兄今又據扶餘。」（註二）

在《張大千詩詞集》中，詩題僅書〈題畫寄友〉，並無注解或附識，只能就詩意推測：

「雲白山青卜此居」——顯示畫與詩作於八德園中。

「爲報西京張一妹」——大千過去詩文中，未見提及留在大陸的「張一妹」，莫非是位尚未浮上檯面的紅粉知己？

「阿兄今又據扶餘」——坐擁八德園的大千，以攻佔扶餘國自立稱王的虬髯客自喻，也是他一貫的自豪。

不過，五十一年農曆六月間，張大千從僑樂園返回八德園後，到訪「扶餘國」的不是西京的紅拂女，而是對他投荒巴西不以爲然的駐法文化官員郭有守。

這位陪大千遊歷歐洲各國，爲他籌辦畫展，在歐洲畫壇開闢出坦途的表親，對八德園和周圍環境，似乎也滿懷興趣和好奇。因此放下巴黎公務，作客八德園的時間，竟長達一個多月。

談到雯波最喜歡吃的巴黎櫻桃，有守想到宋人名句：「流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

大千拈筆就這兩句詩意作設色〈櫻

桃芭蕉〉（圖三）。一張舒展的蕉葉，從右上角斜斜地伸下。蕉葉後面，濃墨寫出的樹枝一分兩叉，勁健有如篆籀、點綴著幾片姿態橫生的綠葉和紅艷艷的櫻桃。看來清新可喜。

張孟休在〈大千先生兩周年祭〉，談到大千眼疾後作品墨色的變化：

「惟全畫的色調比過去的畫略爲深了一點，好像罩上一層淡淡的陰影。以後各年他的目力似乎漸漸略爲減弱，作畫線條漸粗，常用潑墨。」（章四〇已引錄）

孟休這段論述，對大千目疾後用的墨變化，可算體察入微。

綜觀大千近年的一些山水畫，如〈大千狂塗〉（十四幀冊）第二幀的〈雲山〉、第四幀〈瓦浪湖一角〉、第十幀的〈黑山白水〉；第十二幀的〈山林高士〉，雖然別有寓意，但已濃得有些「全盤盡墨」了。

有些山水，如五十年十二月在八德園憶寫的〈瑞士瓦浪湖瀑布〉（註四），前後景物間，墨色和明暗對比接近，看不出應有的高遠之感。

其餘如在畫〈櫻桃芭蕉〉前，於日本所作〈松聲雷鳴〉、〈李謫仙詩意圖〉；以及同一個秋天，在八德園所作的〈蜀楚勝蹟〉（十二幀冊）中的多幅山水，乃至和有守談笑間揮灑而成的巨幅

〈青城山通景屏〉，用墨都有過濃過重的感覺，團塊間留白的面積狹小，使應有的空間和量塊，未能表現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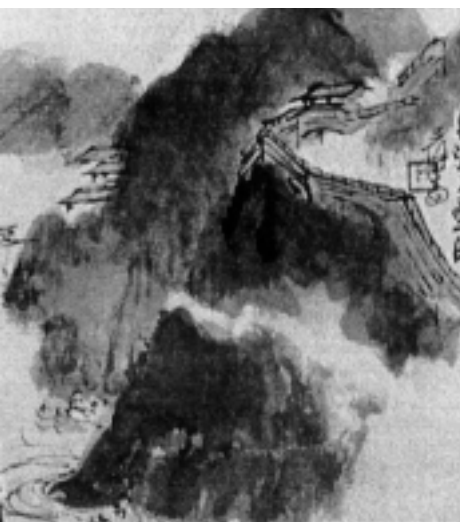
因此，像〈櫻桃芭蕉〉這樣色彩對比強，線條飄逸，令人耳目一新作品的出現，較為少見。

秋日所作另一件輕鬆小品是重台桃花。

大千在東京賢崇寺觀賞到重台複瓣梅花，使他喜不自勝，簪花入市。

一日他和郭有守閒游摩詰城，到一個日本人家。園中桃花盛放，大千舉目一看，竟然是南美絕無僅有的重台複瓣桃花。南美的初秋，一如亞洲的早春，大千落筆寫出異域的「早春」和發現異種桃花的喜悅，上題：

「壬寅七月與子木四弟於摩詰一日本人家得四本重台桃花。為南美所無，蓋自亞洲攜來者，喜而寫此，爰翁。」（註五）



當他和有守在躑躅嶼分寒亭中環眺湖景時，由亭子的式樣談到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倪雲林〈松林亭子〉，和大千自藏倪作〈秋林野興〉，大千畫興勃發，憶仿〈秋林亭子〉一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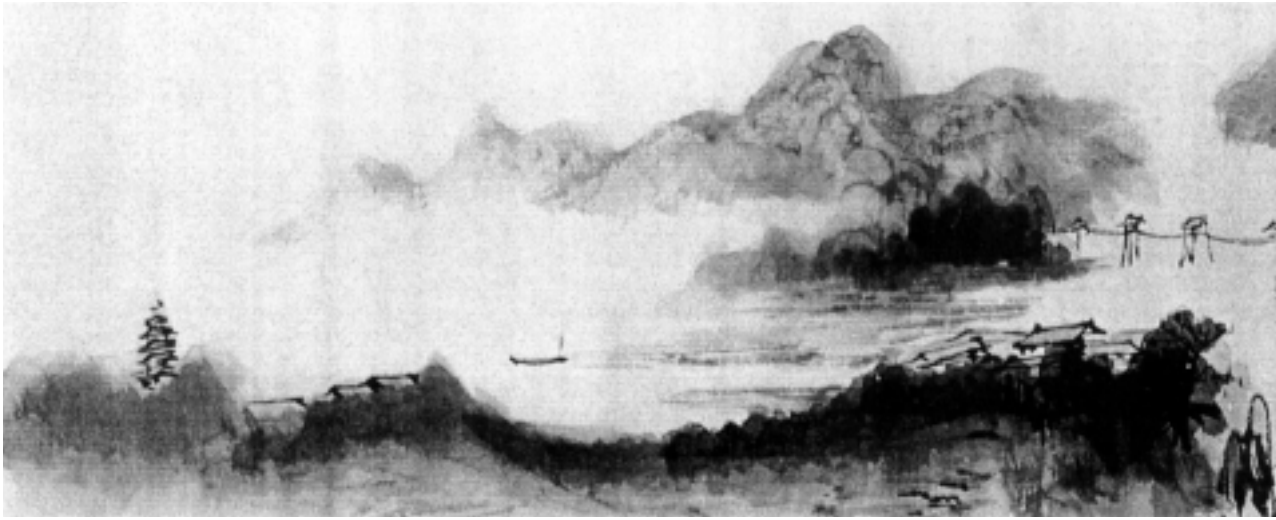
「故宮倪高士〈秋林亭子〉，與寒齋所藏〈秋林野興〉，皆全學北苑，與平時運筆不同。秋林圖亭上著一高士，一童子侍立，尤可貴；此擬〈松林亭子〉。壬寅之秋，大千居士爰。」（註六）

但不知何故？大千仿作的〈松林亭子〉中，亭中空空如也，不見童子和高士。

大千當時年高六十四歲，表弟有守小他一歲，二人自感也算「風燭殘年」了，每當燈下夜話，總離不開故鄉親友和家山近況。大千往往往邊談邊想，畫思源源不絕，遂筆不停揮的畫著。

〈長江山水連作〉（八幀冊），每幀高僅十二公分，寬三十八點五公分，每段畫長江勝蹟一處：〈峨嵋三頂〉、〈巴渝兩江〉、〈巫峽雲帆〉，直至〈金焦北固〉和長江入海的吳淞。八幀淡設色的水墨畫，無論布局、筆法和境界，堪稱大千此期的合意之作，並無前述某些作品墨色濃重，畫面昏暗的弊病（圖四）。

〈蜀江圖上卷〉和下卷（註七），均為高四十五點五、寬六百七十七公分的長卷，重疊起伏的山嶺、蜿蜒的江流，



圖四 大千〈長江山水連作〉中的〈導江玉壘關〉



圖五 大千贈郭有守〈蜀楚勝蹟〉十二幀冊之東坡前後赤壁圖

瀾漫的白雲下面，偶然可見洲渚、村落和索橋。兩卷構圖，感覺上比〈長江山水〉繁複。整個看來，不難想見他們面對知賞，以鄉音交談的愉悅心境。

轉眼由夏入秋，一個月時間過去，有守將返巴黎任所，大千則加緊創作，準備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的個展。臨別

之際，大千貽贈有守二十四幅山水冊頁。水墨淋漓的〈蜀楚勝蹟〉十二幀，以〈大索橋〉始，以東坡的前後赤壁之遊終（圖五），大千在〈坡翁後赤壁〉上題：

「坡翁後赤壁」，近作二十四幅持贈子杰四弟留念。壬寅七月同在三巴，爰。」

對於款中的「二十四幅」近作，學者有不同的解讀；有的認係〈蜀楚勝蹟〉十二幀，及〈黃山山水〉冊十二幀（註八），有的以為是〈蜀楚勝蹟〉二十四幅。

有守離巴返法後，八德園中也有些餘波盪漾：

有守在八德園中，自然接觸到王之一和他的妻女，他邀王小姐到歐洲留學。王之一在《我的朋友張大千》中，慶幸女兒沒有應邀：

「：郭知道小女習小提琴，曾邀她去歐洲留學，也幸而未去，因郭不久（按，民國五十五年事）就由歐洲返回大陸去了。」（註九）

有守離開八德園後，大千細看有在守面前揮灑的巨幅〈青城山通景屏〉，空間狹隘，雲容黯淡，山水脈絡不清，那像自己住過數年，歌詠描繪不斷的青城山？所畫景象應該像〈大千狂塗〉十四幀冊那樣，是畫給有守看的，讓他重新

審思和評估今日的家山面貌；他拈筆再題通景：

「自寫青城舊住山，月中那有女乘鸞？君看處處雲容黯，暴雨狂風總未闌。」

越歲癸卯復題，大千老子三巴山中。（註十）

△ △ △ △ △

在台舉行個展期間，大千時往監察院探訪于右任院長。原籍陝西三原的青年革命家，如今已經是八十四歲老翁，垂胸美髯，比大千的更白。抗戰期間在北平的日本憲兵，曾把大千誤認為于右任，所幸大千機警，以揮毫作畫證明「此髯並非彼髯」，終得脫困；如今兩翁共處一室，恍如隔世。

自抗戰以來，右任幾乎年年立有遺囑，交代後事，這年一月十二日，先在日記中寫：

「我百年後，願葬於玉山或阿里山樹木多的高處，可以時時望大陸（山要高者，樹要大者。）我之故鄉，是中國大陸，不得大陸，不能回鄉。大陸乎，何日光復！」

十天後又記：

「葬我於台北近處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

這次，大千所讀到的是右任元月二

十四日作於病中的哀歌〈望大陸〉：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圖六）

可見身居高位的右任，比大千的思鄉情緒更濃，更爲鄉愁所苦，讀後不覺戚然。

兩年後——五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右任以八六高齡回歸道山，遺屬及親友遵奉他的遺願，擇葬在台北縣淡水鎮大屯山巴拉卡——地當七星山的鞍部，面臨台灣海峽，可以遙望大陸河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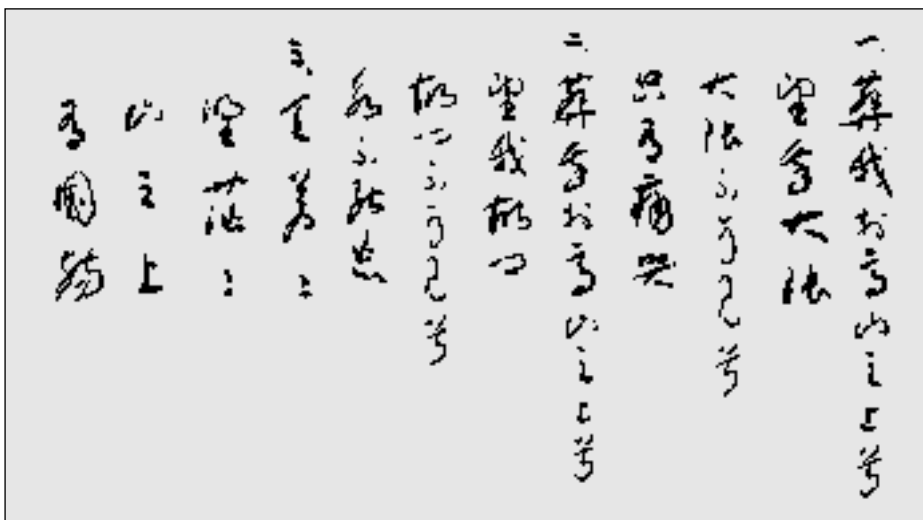
另一依他遺願的舉措是，中國青年登山協會，爲崇敬右任生前的豐功偉蹟，請雕塑家陳一帆鑄造右任銅像，在海拔三千九百九十七公尺的玉山頂上，樹碑立像（註十一）。

五十一年秋天的台灣之行，大千因本身係天主教友，也爲了鞏固我國與教廷的邦誼，欣然受托作畫爲教宗祝壽。

△ △ △ △ △

這年第二度前往日本，已是芙蓉盛放的仲秋前後。當然不僅爲了賞花，臂疾的回診、和山田小姐小聚、買辦畫材畫具都可能是原因，此外他也造訪了收藏家張伯謹的寓所。

與伯謹共賞大千新收藏的倪元璐山



圖六 于右任草書〈望大陸〉哀歌

水時，談到國劇臉譜的獨特性，大千說：

「我認爲京劇之臉譜，係我國戲劇上之特徵，藝術中的絕技，爲世界上其他國家所無者，我們應當研究、提倡、發

揚光大，使世界各國均知我國能有在自  
己面上繪畫的高妙藝術。」

大千盛贊臉譜僅靠色彩和簡單的線  
條，便能表現出人物的年齡、忠奸、性  
格和職業；尤其丑角臉譜，最為奇妙。  
當他知道伯謹不但有此同感，並收集研  
究臉譜已經頗有成就時，就想借用臉  
譜，時限兩月，待一一勾畫完畢，即行  
奉還。

其後，由於回巴西行期緊迫，大千  
深致歉意的表示，在東京時間倉促，已  
無法完成這項工作，他說：

「現在要回巴西，費半年時間，細細

勾出，半年之後完璧歸趙，決不食言。」  
可惜，返巴西後的大千，即身體不  
適，勾繪臉譜事也就擱置在一邊。焦急  
等待的張伯謹於回憶文中記：

「他回到巴西後，不但半年後未曾寄  
來，甚至一年以後，亦無消息。」他只  
好托人帶信向大千催促。得到的回覆  
是：

「伯謹吾兄足下：南歸以來，頗為病  
累，致疏箋候，幸恕死罪……前假尊藏  
臉譜，逡巡未能模寫，殊為悵恨，一俟  
貴友來巴，敬當托其壁上，此間已入仲  
夏，東京度已圍爐，諸維珍愛，十二月



圖七 大千民國五十一年重九作〈山水〉

十五日，弟爰再拜。」（註十二）

大千覆函只寫月日，並未署年，推測當為五十二年農曆十二月。一年多期間，大千除生病外，也四處展畫，其家事更是一言難盡。

大千由日本返回巴西，約為農曆八月底，八德園中杜鵑花在湖心亭畔開得爛漫。他的心緒卻是異常沉重，從他重九登高所作〈山水〉中，可以見出端倪。

「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漂泊多年的大千，不忘九日登高，賦詩作畫外，情緒不免為之波動。尤其這年秋天，得知三哥張麗誠欲來巴西未成；想到三哥三嫂如同父母般照顧他，如果說沒有「三嬾」羅正明就沒有大千，並不為過。

這天，他登的不是八德園的孤松頂或分寒亭，而是距此不遠的「大屋山」。半山道上，一人策杖回望，面無鬚髯，顯然所畫並非大千兄弟。那天有故人送蒸糕給他，他嘆說：「投荒十載初嘗此味也。」所以，登山回望者，可能是送糕友人的寫照。

他的題款，則像王維九日詩一樣令人鼻酸：

「十載南荒鬢髮霜，猶攀絕巖鬥身強，莫言此土非吾土，更覓何鄉老是鄉？繫臂萸囊寧辟惡，拊心雁序不成行！（時三兄麗誠欲自蜀來此不果），故人好事偏情厚，自裹蒸糕送草堂……」（圖七）



圖八 大千〈觀物之生〉冊中的〈王瓜〉

他這幅悵惘兄弟無法團聚的九日之作，於次年農曆四月在香港贈給李秋君七弟祖萊。

《觀物之生冊》十二幀，是農曆七、八月當著郭有守面或有守去後所揮灑的小品：一枝梅花、兩條鮮活的黃瓜、一個歪斜的南瓜配上二隻淡墨圈成的水果、三五朵蘑菇、二三枝蓮蓬……高不及一尺，寬僅尺餘的篇幅，所寫的不過身畔常見之物，筆墨輕靈，妙趣橫生，是他難得之作。他在《王瓜》圖上題：

「謝釣笋和謝釣蝦，山園更有好王瓜，吳娘挽袖舒纖手，自揮春盤薦酒拉。南中八月正我國初春也。爰。」（圖八）

香港大會堂建成，邀張大千舉行落成後的首次個展；也在這忙碌而豐盛的一年。

### 文註：

- 一、《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卷三頁一四三。
- 二、《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卷三頁一四五。
- 三、《張大千詩詞集》頁四八七。
- 四、《張大千九十紀念展書畫集》圖四九。
- 五、《渡海三家收藏展》圖六六。
- 六、《張大千九十紀念展書畫集》圖六〇。
- 七、《張大千九十紀念展書畫集》圖八一、六一。

八、《張大千九十紀念展書畫集》圖五一之一  
、十一、《張大千全傳》頁四二八。

九、該書頁一六一。

十、《張大千的世界》圖七一。

十一、《于右任年譜》，劉延濤編，玉台出版公司。

十二、民國七十三年四月《中央日報》《大千先生與國劇臉譜》，張伯謹撰；本章自《張大千全傳》頁四一九及四三三之註八、九引錄。

### 圖註：

一、《五百年來一大千》頁三。

二、《梅雲堂藏張大千畫》圖一一三。

三、《張大千九十紀念展書畫集》圖五二。

四、《張大千九十紀念展書畫集》圖五九之四。

五、《張大千九十紀念展書畫集》圖五一之一、十一。

六、《草書·美髯·于右任》圖六一十五，林銓居著，雄獅圖書公司。圖為黃永春提供，最後一句「有國殤」，證之于氏日記中鋼筆草稿應為「國有殤」，本圖沒有于氏落款，有人疑係寫得不滿意棄去之作。又：本章有關於于右任資料、圖片皆由蘇繼光先生收集提供。

七、《張大千書畫集》集四、圖四一。

八、《渡海三家收藏展》圖七〇。

